紅樓夢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裡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間屋裡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銱子灑了一點子藥那丫頭子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裡遭塌等着我明兒還要那小丫頭子的命呢看你們怎麽着只叫他們隄防着就是了那趙姨娘赶忙從裡間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嘈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吵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着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

一層了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
的示下賈政吩咐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
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
議帶了賈珍賈璉寶玉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
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
換了衣服跟着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裡
面出來了一個太監手裡掐着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
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赶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
過來問了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着
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裡面方是內宮

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裡門上小太監都迎着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着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看寶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惦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兒好寶玉躬着身打着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倒是大家說說話兒罷說着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却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着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何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挨次行禮自不必說

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吩咐太監等讓在衆戚舊一處好生款待那卓留寶玉在這裡說話兒又賞了坐寶玉又磕頭謝了恩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陛見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陛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啟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着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着呈上謝宴并請午安的客来北靜王畧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

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裡派人陪着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作了一塊來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寶玉寶玉接過來捧著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著賈赦等回來了賈赦便各自回院裡去這裡賈政帶著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裡遇見的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陞見保舉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咱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

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兒賈母便叫歇着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著去罷說著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一個小丫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說著遞上個紅單帖來寫著吳巡撫的名字賈政知是來拜便叫小丫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現今工部出了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裡都吵嚷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回了幾句話纔出去了且說珍璉寶玉三人回去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北靜王待他的光景並拿出那塊玉來大家看着笑了一回賈母

因命人給他收起去罷別丟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着罷別
鬧混了寶玉在項上摘了下來說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裡就
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着呢那裡混得過我正要告訴老
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裡他竟放
起光來了滿帳子都是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子
是紅的火光照着自然紅是有的寶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
了屋裡都漆黑的了還看得見他呢邢王二夫人抿着嘴笑鳳
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寶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
兒個鬧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裡說獃話了寶玉又
站了一回兒纔回園中去了這裡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寶

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就要去看的因鳳丫頭爲巧姐兒病著就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目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賈母道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麼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與鳳姐姐方纔說話含含糊糊不知是什麼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這個我也猜不著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寶玉道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正說着只聽外間屋裡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

鬧什麽麝月道我們兩個鬬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拿了去他輸了錢就不肯拿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幾個錢什麽要緊傻丫頭不許鬧了說的兩個人都咕嘟著嘴坐著去了這裡襲人打發寶玉睡下不提却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痴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獃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却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間躺著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鵑看他有什麽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去到瀟湘館來只見紫鵑正在那裡掐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

裡坐著襲人道坐著妹妹指花兒呢嗎姑娘呢紫鵑道姑娘梳洗完了等著溫藥呢紫鵑一面說著一面同襲人進來見了黛玉正在那裡拿著一本書看襲人陪着笑道姑娘怨不得當神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拿著個小茶盤裡托著一鍾藥一鍾水小丫頭在後面捧著痰盒漱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着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着了他倒是不好又坐了坐搭訕着辭了出來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裡站着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却是鋤藥因問你做

什麼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拿了個帖兒說給咱們寶二爺聽的在這裡候信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蹭了過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住這邊襲人已掉背臉往園裡去了賈芸只得怏怏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間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

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裡拿來我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裡間屋裡書槅子上頭拿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着叔父大人安禀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麼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着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裡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着呢只是我看著他還伶俐得人心兒纔這麼着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着一面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

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什麼時候又要看人什麼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兒後來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作幾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寶玉道可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賬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着問道到底是什麼事寶玉道用他作什麼咱們吃飯罷吃了飯歇着罷心裡鬧的怪煩的說著叫小丫頭子點了一點火兒來把那撕的帖兒燒了一時小丫頭

們攏上飯來寶玉只是怔怔的坐着襲人連哄帶騙催着吃了一口兒飯便擱下了仍是悶悶的歪在床上一時間忽然吊下淚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着頭腦麝月道好好兒的這又是爲什麽都是什麽芸兒雨兒的不知什麽事弄了這麽個混帖子來惹的這麽傻了的是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這悶葫蘆來可叫人怎麽受呢說着竟傷起心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慪人了他一個人就彀受了你又這麽着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麽混賬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麽說他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呢襲人還未答言

只聽寶玉在床上撲哧的一聲笑了爬起來抖了抖衣裳說偺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着便躺下睡了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家塾裡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着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裡鬧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寶玉纔轉身去了剛往外走着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裡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估量着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裡有事沒事只管來攪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來了在偺們大門口呢寶玉越

發急了說這是那裡的話正說著只聽外邊一片聲嚷起來賈
芸道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裡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嚷
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裡混嚷那
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們來吵喜呢別人家
盼著吵還不能呢寶玉聽了纔知道是賈政陞了郎中了人來
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赶着說道叔叔樂不
樂叔叔的親事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
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
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寶玉沉着臉道就不什麼賈芸
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

着說道我纔剛聽見你老爺罵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裡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着你大哥他們學學纔是寶玉答應着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著旁邊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麼奴才纔要到學裡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裡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裡去了剛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賀喜呢二爺就來了說着寶玉自己進去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裡丫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纔來還

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寶玉笑着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着賈母左邊坐着呢右邊是湘雲地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紋李綺邢岫烟一干姐妹都在屋裡只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三人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衆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大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大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麽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裡忽然心裡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着笑道你兩個那裡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

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兒纔說道你懂得什麼衆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纔知道自已出言冒失正要拿話岔時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芸兒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裡說起黛玉也摸不著頭腦也跟著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訕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就是幾兒大家都瞅著他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碰見

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纔出來了這裡賈母因問鳳
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
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着說道不
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說着這話都瞅着黛玉笑黛玉也微
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賈母
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有
我這鳳丫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麼着很好他舅舅家給他們
賀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來
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麼大
福氣呢說着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的手舞足蹈了一

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自不必說飯後那賈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裡磕了頭便來給賈母磕頭說着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裡接連着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鬧鬧穰穰車馬填門貂蟬滿座真是

花到正開蜂蝶鬧　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頭爺們都穿著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裡面爲著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戲屏隔在後廈裡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寶琴陪着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

着下面倘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來一回兒只見鳳姐領着衆
丫頭都簇擁着林黛玉來了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
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衆人湘雲李紋李紈
都讓他上首座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
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
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寶琴
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
獨不見寶釵便問道寶姐姐可好麼為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
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着臉微笑道姨
媽那裡又添了大嫂子怎麼倒用寶姐姐看起家來大約是他

怕人多熱鬧嬾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惦記他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逛一天我叫他來大家敘敘說着了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了出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着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旦頭上披着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衆皆不識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旦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爲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裏頭唱的人間只道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抛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却了第四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帶着徒弟過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

不熱鬧眾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闖進來向薛蝌說道二爺快回去並裡頭回明太太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裡頭丫頭傳進話去更駭得面如土色即忙起身帶着寶琴別了一聲即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偺們這裡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眾人答應了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舖裡夥計陪着說太太回來自有道理正說着薛姨媽已進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着許多男婦簇擁着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勢派也

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却是金桂薛姨媽赶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了先別着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着寶釵進了屋子因爲頭裡進門時已經走着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的了一面哭着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誰打死了總是要償命的且商量怎麼辦纔好薛姨媽哭着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着二爺赶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裡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擄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

門說情還有外面的衙役太太先拿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
們我們好趕着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着那家子許他發送銀
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
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纔小廝說的
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裡見他一面同他
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裡叫人快同
二爺辦去罷丫頭們攙進薛姨媽來薛蝌纔往外走寶釵道有
什麼信打發人卽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蝌答應
着去了這寶釵方勸薛姨媽那裡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又和
他嚷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裡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

就進京來了的如今擄掇的真打死人了平日裡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着也是唬的慌手慌脚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撂下我一個人受罪說着又大哭起來這裡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沒法正鬧着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丫頭過來打聽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已是賈府的人了一則尚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丫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尚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裡拿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纔二爺纔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趕着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太惦記着底下

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呢那丫頭答應着去了
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着過了兩日只見小厮回來拿了
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拿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着大哥人
命是悞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蚪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尚未
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堂能彀
翻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伍百兩來使用千
萬莫遲並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厮寶釵看了一一念給薛姨
媽聽了薛姨媽拭着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
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着叫進小厮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
發小丫頭把小厮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厮道你把大爺的事

細說與我聽聽小廝道我那一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唬糊塗了未知小厮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五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話說薛姨媽聽了薛蝌的來書因叫進小廝問道你聽見你大爺說到底是怎麼就把人打死了呢小廝道小的也沒聽真切那一日大爺告訴二爺說說着回頭看了一看見無人纔說道大爺說自從家裡鬧的特利害大爺也沒心腸了所以要到南邊置貨去這日想着約一個人同行這人在偺們這城南二百多地住大爺找他去了遇見在先和大爺好的那個蔣玉函帶着些小戲子進城大爺同他在個鋪子裡吃飯喝酒因為這當槽兒的儘著拿眼瞟蔣玉函大爺就有了氣了後來蔣玉函走

了第二天大爺就請我的那個人喝酒酒後想起頭一天的事來叫那當槽兒的換酒那當槽兒的來遲了大爺就罵起來了那個人不依大爺就拿起酒碗照他打去誰知那個人也是個潑皮便把頭伸過來叫大爺打大爺拿碗就砸他的腦袋一下他就冒了血了躺在地下頭裡還罵後頭就不言語了薛姨媽道怎麼也沒人勸勸嗎那小廝道這個沒聽見大爺說小的不敢妄言薛姨媽道你先去歇歇罷小廝答應出來這裡薛姨媽自來見王夫人托王夫人轉求賈政賈政問了前後也只好含糊應了只說等薛蝌遞了呈子看他本縣怎麼批了再作道理這裡薛姨媽又在當鋪裡兌了銀子叫小廝趕著去了三日後

果有回信薛姨媽接着了卽叫小丫頭告訴寶釵進忙過來看了只見書上寫道帶去銀兩做了衙門上下使費哥哥在監也不大吃苦請太太放心獨是這裡的人狠刁屍親見証都不依連哥哥請的那個朋友也幫着他們我與李祥兩個俱係生地生人幸找着一個好先生許他銀子纔討個主意說是須得拉扯着同哥哥喝酒的吳良弄人保出他來許他銀兩叫他撕擄他若不依便說張三是他打死明推在異鄉人身上他吃不住就好辦了我依着他果然吳良出來現在買囑屍親見証又做了一張呈子前日遞的今日批來請看呈底便知因又念呈底道具呈人某呈爲兄遭飛禍代伸冤抑事竊生胞兄薛蟠本籍

南京寄寓西京于某年月日偕本往南貿易去未數日家奴送
信回家說遭人命生卽奔憲治知兄誤傷張姓及至囹圄撫兄
泣告寔與張姓素不相認並無仇隙偶因換酒角口生兄將酒
潑地恰值張三低頭拾物一時失手酒碗誤碰顖門身死蒙恩
拘訊兄懼受刑承認鬬毆致死仰蒙憲天仁慈知有冤抑尙未
定案生兄在禁具呈訴辯有干例禁生念手足局死代呈伏乞
憲慈恩準提証質訊開恩莫大生等舉家仰戴鴻仁永永無旣
矣檄切上呈批的是尸場檢驗証據確鑿且並未用刑爾兄自
認鬬殺招供在案今爾遠來並非目覩何得揑詞妄控理應治
罪姑念爲兄情切且恕不准薛姨媽聽到那裡說道這不是救

不過來了麼這怎麼好呢寶釵道二哥的書還沒看完後面還有呢因又念道有要緊的問來使便知薛姨媽便問來人因說道縣裡早知我們的家當充足須得在京裡謀幹得大情再送一分大禮還可以覆審從輕定案太太此時必得快辦再遲了就怕大爺要受苦了薛姨媽聽了叫小廝自去即刻又到賈府與王夫人說明原故懇求賈政賈政只肯托人與知縣說情不肯提及銀物薛姨媽恐不中用求鳳姐與賈璉說了花上幾千銀子纔把知縣買通薛蝌那裡也便弄通了然後知縣挂牌坐堂傳齊了一干鄰保證見屍親人等監裡提出薛蟠刑房書吏俱一一點名知縣便叫地保對明初供又叫屍親張王氏并屍

叔張二問話張王氏哭禀道小的的男人是張大南鄉裡住十八年前死了大兒子二兒子也都死了光留下這個死的兒子叫張三今年二十三歲還沒有娶女人呢爲小人家裡窮沒得養活在李家店裡做當槽兒的那一天晌午李家店裡打發人來叫俺說你兒子叫人打死了我的青天老爺小的就唬死了跑到那裡看見我兒子頭破血出的躺在地下喘氣兒問他話也說不出來不多一會兒就死了小人就要揪住這個小雜種拚命衆衙役吆喝一聲張王氏便磕頭道求青天老爺伸冤小人就只這一個兒子了知縣便叫下去又叫李家店的人問道那張三是在你店內傭工的麽那李二回道不是傭工是做當

槽兒的知縣道那日屍場上你說張三是薛蟠將碗砸死的你親眼見的麼李二說道小的在櫃上聽見說客房裡要酒不多一回便聽見說不好了打傷了小的跑進去只見張三躺在地下也不能言語小的便喊禀地保一面報他母親去了他們到底怎樣打的實在不知道求太爺問那喝酒的便知道了知縣喝道初審口供你是親見的怎麼如今說沒有見李二道小的前日唬昏了亂說衙役又吆喝了一聲知縣便叫吳良問道你是同在一處喝酒的麼薛蟠怎麼打的據實供來吳良說小的那日在家這個薛大爺叫我喝酒他嫌酒不好要換張三不肯薛大爺生氣把酒向他臉上潑去不曉得怎麼樣就碰在那腦

袋上了這是親眼見的知縣道胡說前日屍場上薛蟠自已認拿碗砸死的你說你親眼見的怎麼今日的供不對掌嘴衙役答應着要打吳良求着說薛蟠實沒有與張三打架酒碗失手碰在腦袋上的求老爺問薛蟠便是恩典了知縣叫提薛蟠問道你與張三到底有什麼仇隙畢竟是如何死的實供上來薛蟠道求太老爺開恩小的實沒有打他為他不肯換酒故拿酒潑他不想一時失手酒碗誤碰在他的腦袋上小的即忙掩他的血那裡知道再掩不住血淌多了過一回就死了前日屍場上怕太老爺要打所以說是拿碗砸他的只求太老爺開恩知縣便喝道好個糊塗東西本縣問你怎麼砸他的你便供說惱

他不換酒纔砸的今日又供是失手碰的知縣假作聲勢要打要夾薛蟠一口咬定知縣叫仵作將前日屍場塡寫傷痕據實報來仵作禀報說前日驗得張三屍身無傷惟顖門有磁器傷長一寸七分深五分皮開顖門骨脆裂破三分實係碰傷知縣查對屍格相符早知書吏改輕也不駁詰胡亂便叫畫供張王氏哭喊道青天老爺前日聽見還有多少傷怎麽今日都沒有了知縣道這婦人胡說現有屍格你不知道麽叫屍叔張二便問道你姪兒身死你知道有幾處傷張二忙供道腦袋上一傷知縣道可又來叫書吏將屍格給張王氏瞧去并叫地保屍叔指明與他瞧現有屍場親押証見俱供并未打架不爲鬭毆

只依悞傷吩咐畫供將薛蟠監禁候詳餘令原保領出退堂張王氏哭着亂嚷知縣叫衆衙役攆他出去張二也勸張王氏道實在悞傷怎麽賴人現在太老爺斷明不要胡鬧了薛蝌在外打聽明白心內喜歡便差人回家送信等批詳回來便好打點贖罪且住着等信只聽路上三三兩兩傳說有個貴妃薨了皇上輟朝三日這裡離陵寢不遠知縣辦差墊道一時料着不得閑住在這裡無益不如到監告訴哥哥安心等着我回家去過幾日再來薛蟠也怕母親痛苦帶信說我無事必須衙門再使費幾次便可回家了只是不要可惜銀錢薛蝌留下李祥在此照料一徑回家見了薛姨媽陳說知縣怎樣徇情怎樣審斷終

定了誤傷將來屍親那裡再花些銀子一准贖罪便沒事了薛姨媽聽說暫且放心說正盼你來家中照應賈府裡本該謝去況且周貴妃薨了他們天天進去家裡空落落的我想着要去替姨太太那邊照應照應作伴兒只是咱們家又沒人你這來的正好薛蝌道我在外頭原聽見說是賈妃薨了這麼纔趕回來的我們元妃好好兒的怎麼說死了薛姨媽道上年原病過一次也就好了這回又沒聽見元妃有什麼病只聞那府裡頭幾天老太太不大受用合上眼便看見元妃娘娘衆人都不放心直至打聽起來又沒有什麼事到了大前兒晚上老太太親口說是怎麼元妃獨自一個人到我這裡衆人只道是病中想

的話總不信老太太又說你們不信元妃還與我說是榮華易盡須要退步抽身衆人都說誰不想到這是有年紀的人思前想後的心事所以也不當件事恰好第二天早起裡頭吵嚷出來說娘娘病重宣各誥命進去請安他們就驚疑的了不得趕着進去他們還沒有出來我們家裡已聽見周貴妃薨逝了你想外頭的訛言家裡的疑心恰碰在一處可奇不奇寶釵道不但是外頭的訛言舛錯便在家裡的一聽見娘娘兩個字也就都忙了過後纔明白這兩天那府裡這些丫頭婆子來說他們早知道不是偺們家的娘娘我說你們那裡拿得定呢他說道前幾年正月外省薦了一個算命的說是狠准那老太太叫人

將元妃八字夾在丫頭們八字裡頭送出去叫他推算他獨說這正月初一日生日的那位姑娘只怕時辰錯了不然真是個貴人也不能在這府中老爺和眾人說不管他錯不錯照八字算去那先生便說甲申年正月丙寅這四個字內有傷官敗財惟申字內有正官祿馬這就是家裡養不住的也不見什麼好這日子是乙卯初春木旺雖是比肩那裡知道愈比愈好就像那個好木料愈經斲削纔成大器獨喜得時上什麼辛金為貴什麼巳中正官祿馬獨旺這叫作飛天祿馬格又說什麼日祿歸時貴重的很天月二德坐本命貴受椒房之寵這位姑娘若是時辰准了定是一位主子娘娘這不是算准了麼我們還記

得說可惜榮華不久只怕遇著寅年卯月這就是比而又比刼而又刼譬如好木太要做玲瓏剔透本質就不堅了他們把這些話都忘記了只管瞎忙我纔想起來告訴我們大奶奶今年那裡是寅年卯月呢寶釵尚未說完薛蝌急道且不要管人家的事既有這樣個神仙算命的我想哥哥今年什麼惡星照命遭這麼橫禍快開八字與我給他算去看有妨碍麼寶釵道他是外省來的不知如今在京不在了說着便打點薛姨媽往賈府去到了那裡只有李紈探春等在家接着便問道大爺的事怎麼樣了薛姨媽道等詳上司纔定看來也到不了死罪了這纔大家放心探春便道昨晚太太想著說上回家裡有事全仗

姨太太照應如今自己有事也難提了心裡只是不放心薛姨媽道我在家裡也是難過只是你大哥遭了這事你二兄弟又辦事去了家裡你姐姐一個人中什麼用况且我們媳婦兒又是個不大曉事的所以不能脫身過來目今那裡知縣也正爲預備周貴妃的差事不得了結案件所以你二兄弟回來了我纔得過來看看李紈便道請姨太太這裡住幾天更好薛姨媽點頭道我也要在這邊給你們姐妹們作作伴兒就只你寶妹妹冷靜些惜春道姨媽要惦着爲什麼不把寶姐姐也請過來薛姨媽笑着說道使不得惜春道怎麼使不得他先怎麼住着来呢李紈道你不懂的人家家裡如今有事怎麼來呢惜春也

信以爲實不便再問正說着賈母等回來見了薛姨媽也顧不得問好便問薛蟠的事薛姨媽細述了一遍寶玉在傍聽見什麼蔣玉函一段當着人不問心裡打量是他既回了京怎麼不來瞧我又見寶釵也不過來不知是怎麼個原故心內正自呆呆的想呢恰好黛玉也來請安寶玉稍覺心裡喜歡便把想寶釵來的念頭打斷同着姊妹們在老太太那裡吃了晚飯大家散了薛姨媽將就住在老太太的套間屋裡寶玉回到自巳房中換了衣服忽然想起蔣玉函給的汗巾便向襲人道你那一年没有繫的那條紅汗巾了還有没有襲人道我擱着呢問他做什麼寶玉道我白問問襲人道你没有聽見薛大爺相與這

些混賬人所以鬧到人命關天你還提那些作什麼有這樣白操心倒不如靜靜兒的念念書把這些個沒要緊的事撂開了也好寶玉道我並不鬧什麼偶然想起有也罷沒也罷我白問一聲你們就有這些話襲人笑道並不是我多話一個人知書達理就該往上巴結纔是就是心愛的人來了也叫他瞧着喜歡尊敬啊寶玉被襲人一提便說了不得方纔我在老太太那邊看見人多沒有興林妹妹說話他也不曾理我散的時候他先走了此時必在屋裡我去就來說着就走襲人道快些回來罷這都是我提頭兒倒招起你的高興來了寶玉也不答言低着頭一逕走到瀟湘館來只見黛玉靠在棹上看書寶玉走到

跟前笑說道妹妹早回來了黛玉也笑道你不理我我還在那裡做什麼寶玉一面笑說他們人多說話我插不下嘴去所以沒有合你說話一面瞧着黛玉看的那本書書上的字一個也不認得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個大字旁邊九字加上一勾中間又添個五字也有上頭五字六字又添一個木字底下又是一個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納悶便說妹妹近日愈發進了看起天書來了黛玉嗤的一聲笑道好個念書的人連個琴譜都沒有見過寶玉道琴譜怎麼不知道爲什麼上頭的字一個也不認得妹妹你認得麼黛玉道不認得瞧他做什麼寶玉道我不信從沒有聽見你會撫琴我們書房裡掛着好幾張

前年來了一個清客先生叫做什麼嵇好古老爺煩他撫了一曲他取下琴來說都使不得還說老先生若高興改日攜琴來請教想是我們老爺也不懂他便不來了怎麼你有本事藏着

黛玉道我何嘗眞會呢前日身上略覺舒服在大書架上翻書看有一套琴譜甚有雅趣上頭講的琴理甚通手法說的也明白眞是古人靜心養性的工夫我在揚州也聽得講究過也曾學過只是不弄了就沒有了這果眞是三日不彈手生荊棘前日看這幾篇沒有曲文只有操名我又到別處找了一本有曲文的來看着纔有意思究竟怎麼彈得好寔在也難書上說的師曠教琴能來風雷龍鳳孔聖人尚學琴于師襄一操便知其

爲文王高山流水得遇知音說到這裡眼皮兒微微一動慢慢的低下頭去寶玉正聽得高興便道好妹妹你纔說的實在有趣只是我纔見上頭的字都不認得你教我幾個呢黛玉道不用教的一說便可以知道的寶玉道我是個糊塗人得教我那個大字加一勾中間一個五字的黛玉笑道這大字九字是用左手大拇指按琴上的九徽這一勾加五字是右手鈎五絃並不是一個字乃是一聲是極容易的還有吟揉綽注撞走飛推等法是講究手法的寶玉樂得手舞足蹈的說好妹妹你既明琴理我們何不學起來黛玉道琴者禁也古人製下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蕩去其奢侈若要撫琴必擇靜室高齋或在

層樓的上頭在林石的裡面或是山巔上或是水涯上再遇着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所以古人說知音難遇若無知音寧可獨對着那清風明月蒼松怪石野猿老鶴撫弄一番以寄興趣方爲不負了這琴還有一層又要指法好取音好若必要撫琴先須衣冠整齊或鶴氅或深衣要知古人的像表那纔能稱聖人之器然後盥了手焚上香方纔將身就在榻邊把琴放在案上坐在第五徽的地方兒對着自己的當心兩手方從容抬起這纔心身俱正還要知道輕重疾徐卷舒自若體態尊重方好寶玉道我們學着頑若這麼講究起來那就難了兩個人正

說着只見紫鵑進來看見寶玉笑說道寶二爺今日這樣高興寶玉笑道聽見妹妹講究的叫人頓開茅塞所以越聽越愛聽紫鵑道不是這個高興說的是二爺到我們這邊來的話寶玉道先時妹妹身上不舒服我怕鬧的他煩再者我又上學因此顯着就踈遠了是的紫鵑不等說完便道姑娘也是纔好二爺旣這麽說坐坐也該讓姑娘歇歇兒了別叫姑娘只是講究勞神了寶玉笑道可是我只顧愛聽也就忘了妹妹勞神了黛玉笑道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麽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管不懂呢寶玉道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說着便站起來道當眞的妹妹歇歇兒罷明兒我告訴三妹妹和四妹妹去

叫他們都學起來讓我聽黛玉笑道你也太受用了即如大家
學會了撫起來你不懂可不是對黛玉說到那裡想起心上的
事便縮住口不肯往下說了寶玉便笑着道只要你們能彈我
便愛聽也不管牛不牛的了黛玉紅了臉一笑紫鵑雪雁也都
笑了于是走出門來只見秋紋帶着小丫頭捧着一小盆蘭花
來說太太那邊有人送了四盆蘭花來因裡頭有事沒有空兒
頑他叫給二爺一盆林姑娘一盆黛玉看時却有幾枝雙朶兒
的心中忽然一動也不知是喜是悲便呆呆的獃看那寶玉此
時却一心只在琴上便說妹妹有了蘭花就可以做猗蘭操了
黛玉聽了心裡反不舒服回到房中看着花想到草木當春花

鮮葉茂想我年紀尚下便像三秋蒲柳若是果能隨願或者漸漸的好來不然只恐似那花柳殘春怎禁得風催雨送想到那裡不禁又滴下淚來紫鵑在傍看見這般光景却想不出原故來方纔寶玉在這裡那麽高興如今好好的看花怎麽又傷起心來正愁着没法兒勸解只見寶釵那邊打發人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六回終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却說黛玉叫進寶釵家的女人來問了好呈上書子黛玉叫他去喝茶便將寶釵來書打開看時只見上面寫着

妹生辰不偶家運多艱姊妹伶仃萱親衰邁兼之猇聲狺語旦暮無休更遭慘禍飛災不啻驚風密雨夜深輾側愁緒何堪屬在同心能不爲之惻惻乎迴憶海棠結社序屬清秋對菊持螯同盟歡洽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節遺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匪曰無故呻吟亦長歌當哭之意耳

悲時序之遞嬗兮又屬清秋感遭家之不造兮獨處離愁北堂有萱兮何以忘憂無以解憂兮我心咻咻一解

雲憑憑兮秋風酸步中庭兮霜葉乾何去何從兮失我故歡靜言思之兮惻肺肝二解

惟鮪有潭兮惟鶴有梁鱗甲潛伏兮羽毛何長搔首問兮茫茫高天厚地兮誰知余之永傷三解

銀河耿耿兮寒氣侵月色橫斜兮玉漏沉憂心炳炳兮發我哀吟吟復吟兮寄我知音四解

黛玉看了不勝傷感又想寶姐姐不寄與別人單寄與我也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正在沉吟只聽見外面有人說道林姐姐

在家裡呢麽黛玉一面把寶釵的書疊起口內便答應道是誰正問着早見幾個人進來却是探春湘雲李紋李綺彼此問了好雪雁倒上茶來大家喝了說些閑話因想起前年的菊花詩來黛玉便道寶姐姐自從挪出去來了兩遭如今索性有事也不來了眞眞奇怪我看他終久還來我們這裡不來探春微笑道怎麽不來橫竪要來的如今是他們尊嫂有些脾氣姨媽上了年紀的人又兼有薛大哥的事自然得寶姐姐照料一切那裡還比得先前有工夫呢正說着忽聽得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衆人聞着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麽香黛玉道好像

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
那裡還有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
香只說似乎像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
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
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
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
說嘴李紋李綺只抿着嘴兒笑黛玉道妹妹這可說不齊俗語
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
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裡呢湘雲拍着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
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

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生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衆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閑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纔好些別出來了看着了風於是黛玉一面說着話兒一面站在門口又與四人慇懃了幾句便看着他們出院去了進來坐着看看已是林鳥歸山夕陽西墜因史湘雲說起南邊的話便想着父母若在南邊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橋六朝遺跡不少下人伏侍諸事可以任意言語亦可不避香車畫舫紅杏青帘惟我獨尊今日寄

人離下縱有許多照應自已無處不要留心不知前生作了什麼罪孽今生這樣孤悽真是李後主說的此間日中只以眼淚洗面矣一面思想不知不覺神往那裡去了紫鵑走來看見這樣光景想着必是因剛纔說起南邊北邊的話來一時觸着黛玉的心事了便問道姑娘們來說了半天話想來姑娘又勞了神了剛纔我叫雪雁告訴厨房裡給姑娘作了一碗火肉白菜湯加了一點兒蝦米兒配了點青筍紫菜姑娘想着好麼黛玉道也罷了紫鵑道還熬了一點江米粥黛玉點點頭兒又說道那粥該你們兩個自已熬了不用他們厨房裡熬纔是紫鵑道我也怕厨房裡弄的不乾淨我們各自熬呢就是那湯我也告

訴雪雁合柳嫂兒說了要弄乾淨着柳嫂兒說了他打點妥當拿到他屋裡叫他們五兒瞅着燉兆黛玉道我倒不是嫌人家腌臢只是病了好些日子不周不備都是人家這會子又湯兒粥兒的調度未免惹人厭煩說着眼圈兒又紅了紫鵑道姑娘這話也是多想姑娘是老太太的外孫女兒又是老太太心坎兒上的別人求其在姑娘跟前討好兒還不能呢那裡有抱怨的黛玉點點頭兒因又問道你纔說的五兒不是那日合寶二爺那邊的芳官在一處的那個女孩兒紫鵑道就是他黛玉道不聽見說要進來麽紫鵑道可不是因爲病了一場後來好了纔要進來正是晴雯他們鬧出事來的時候也就就擱住了黛

玉道我看那丫頭倒也還頭臉兒乾淨說着外頭婆子送了湯來雪雁出來接時那婆子說道柳嫂兒叫回姑娘這是他們五兒作的沒敢在大廚房裡作怕姑娘嫌腌臢雪雁答應着接了進來黛玉在屋裡已聽見了吩咐雪雁告訴那老婆子回去說叫他費心雪雁出來說了老婆子自去這裡雪雁將黛玉的碗筯安放在小几兒上因問黛玉道還有偺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黛玉道也使得只不必累墜了一面盛上粥來黛玉吃了半碗用羹匙舀了兩口湯喝就擱下了兩個丫鬟撤了下來拭淨了小几端下去又換上一張常放的小几黛玉漱了口盥了手便道紫鵑添了香了沒有紫鵑道就添去

黛玉道你們就把那湯合粥吃了罷味兒還好且是乾淨待我自已添香罷兩個人答應了在外間自吃去了這裡黛玉添了香自已坐着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自西邊直透到東邊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噌嘩喇不住的響一回兒簷下的鐵馬也只管叮叮噹噹的亂敲起來一時雪雁先吃完了進來伺候黛玉便問道天氣冷了我前日叫你們把那些小毛兒衣服晾晾可曾晾過沒有雪雁道都晾過了黛玉道你拿一件來我披披雪雁走去將一包小毛衣服抱來打開氊包給黛玉自揀只見內中夾着個絹包兒黛玉伸手拿起打開看時却是寶玉病時送來的舊手帕自已題的詩上面淚痕猶在裡頭却包

着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并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原來晾衣服時從箱中檢出紫鵑恐怕遺失了遂夾在這毡包裡的這寶玉不看則已看了時也不說穿那一件衣服手裡只拿着那兩方手帕呆呆的看那舊詩看了一回不覺得簌簌淚下紫鵑剛從外間進來只見雪雁正捧着一毡包衣裳在傍邊呆立小几上擱着剪破的香囊兩三截兒扇袋和那鉸折了的穗子寶玉手中自拿着兩方舊帕上邊寫着字跡在那裡對着滴淚正是

失意人逢失意事　新啼痕間舊啼痕

紫鵑見了這樣知是他觸物傷情感懷舊事料道勸也無益只

得笑着這姑娘還看那些東西作什麼那都是那幾年寶二爺
和姑娘小時一時好了一時惱了鬧出來的笑話兒要像如今
這樣斯抬斯敬那裡能把這些東西白遭塌了呢紫鵑這話本
給黛玉開心不料這幾句話更提起黛玉初來時和寶玉的舊
事來一發珠淚連綿起來紫鵑又勸道雪雁這裡等著呢姑娘
披上一件罷那黛玉纔把手帕撂下紫鵑連忙拾起將香袋等
物包起拿開這黛玉方披了一件皮衣自己悶悶的走到外間
來坐下回頭看見案上寶釵的詩啟尚未收好又拿出來瞧了
兩遍歎道境遇不同傷心則一不免也賦四章翻入琴譜可彈
可歌明日寫出來寄去以當和作便叫雪雁將外邊桌上筆硯

拿來濡墨揮毫賦成四疊又將琴譜翻出借他猗蘭思賢兩操合成音韻與自己做的配齊了然後寫出以備送與寶釵又即叫雪雁向箱中將自己帶来的短琴拿出調上弦又操演了指法黛玉本是個絕頂聰明人又在南邊學過幾時雖是手生到底一理就熟撫了一番夜已深了便叫紫鵑收拾睡覺不題却說寶玉這日起來梳洗了帶着焙茗正往書房中來只見墨雨笑嘻嘻的跑來迎頭說道二爺今日便宜了太爺不在書房裡都放了學了寶玉道當真的麼墨雨道二爺不信那不是三爺和蘭哥兒來了寶玉看時只見賈環賈蘭跟着小廝們兩個笑嘻嘻的嘴裡咭咭呱呱不知說些什麼迎頭來了見了寶玉都垂

手掂住賈環問道你們兩個怎麼就回來了賈環道今日太爺有事說是放一天學明兒再去呢寶玉聽了方回身到賈母賈政處去禀明了然後回到怡紅院中襲人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告訴了他只坐了一坐兒便往外走襲人道往那裡去這樣忙法就放了學依我說也該養養神兒了寶玉站住脚低了頭說道你的話也是但是好容易放一天學還不散散去你也該可憐我些兒了襲人見說的可憐笑道由爺去罷正說着端了飯來寶玉也沒法兒只得且吃飯三口兩口忙忙的吃完漱了口一溜烟往黛玉房中去了走到門口只見雪雁在院中晾絹子呢寶玉因問姑娘吃了飯了麼雪雁道早起喝了半碗粥

懶待吃飯這時候打盹兒呢二爺且到別處走走回來再來罷寶玉只得回來無處可去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幾天沒見便信步走到蓼風軒來剛到窗下只見靜悄悄一無人聲寶玉打諒他也睡午覺不便進去纔要走時只聽屋裡微微一響不知何聲寶玉站住再聽半日又咱的一响寶玉還未聽出只見一個人道你在這裡下了一個子兒那裡你不應麼寶玉方知是下大棋但只急切聽不出這個人的語音是誰底下方聽見惜春道怕什麼你這麼一吃我我這麼一應你又這麼吃我又這麼應還緩着一着兒呢終久連得上那一個又道我要這麼一吃呢惜春道阿嘎還有一着反撲在裡頭呢我倒沒防備寶玉聽

了聽那一個聲音狠熟却不是他們姊妹料着惜春屋裡也沒外人輕輕的掀簾進去看時不是別人那是那櫳翠菴的檻外人妙玉這寶玉見是妙玉不敢驚動妙玉和惜春正在凝思之際也沒理會寶玉却站在旁邊看他兩個的手段只見妙玉低着頭問惜春道你這個畸角兒不要了麽惜春道怎麽不要你那裡頭都是死子兒我怕什麽妙玉道且別說滿話試試看惜春道我便打了起來看你怎麽樣妙玉却微微笑着把邊上子一接却搭轉一吃把惜春的一個角兒都打起來了笑着說道這叫做倒脫靴勢惜春尚未答言寶玉在旁情不自禁哈哈一笑把兩個人都唬了一大跳惜春道你這是怎麽說進來也不

言語這麼使促狹唬人你多早晚進來的寶玉道我頭裡就進來了看着你們兩個爭這個畸角兒說着一面與妙玉施禮一面又笑問道妙公輕易不出禪關今日何緣下凡一走妙玉聽了忽然把臉一紅也不答言低了頭自看那棋寶玉自覺造次連忙陪笑道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們在家的俗人頭一件心是靜的靜則靈靈則慧寶玉尚未說完只見妙玉微微的把眼一抬看了寶玉一眼復又低下頭去那臉上的顏色漸漸的紅暈起來寶玉見他不理只得訕訕的旁邊坐了惜春還要下子妙玉半日說道再下罷便起身理理衣裳重新坐下痴痴的問着寶玉道你從何處來寶玉巴不得這一聲好解釋前頭的話

忽又想道或是妙玉的機鋒轉紅了臉答應不出來妙玉微微一笑自合惜春說話惜春也笑道二哥哥這什麼難答的你沒的聽見人家常說的從來處來麼這也值得把臉紅了見了生人的似的妙玉聽了這話想起自家心上一動臉上一熱必然也是紅的倒覺不好意思起來因站起來說道我來得久了要回庵裡去了惜春知妙玉爲人也不深留送出門口妙玉笑道久已不來這裡灣灣曲曲的回去的路頭都要迷住了寶玉道這到要我來指引指引何如妙玉道不敢二爺前請于是二人別了惜春離了蓼風軒灣灣曲曲走近瀟湘館忽聽得叮咚之聲妙玉道那裡的琴聲寶玉道想必是林妹妹那裡撫琴呢妙

玉道原來他也會這個怎麼素日不聽見提起寶玉悉把黛玉的事述了一遍因說咱們去看他妙玉道從古只有聽琴再沒有看琴的寶玉笑道我原說我是個俗人說着二人走至瀟湘館外在山子石坐着靜聽甚覺音調淸切只聽得低吟道

風蕭蕭兮秋氣深美人千里兮獨沉吟望故鄉兮何處倚欄杆兮涕沾襟

歇了一回聽得又吟道

山迢迢兮水長照軒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銀河渺茫羅衫怯怯兮風露涼

又歇了一歇妙玉道剛纔侵字韻是第一疊如今揚字韻是第

一疊了咱們再聽裡邊又吟道

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煩憂之子與我兮心焉相投

思古人兮俾無尤

妙玉道這又是一拍何憂思之深也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總聽他音調也覺得過悲了裡頭又調了一回絃妙玉道君絃太高了與無射律只怕不配呢裡邊又吟道

人生斯世兮如輕塵天上人間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

素心如何天上月

妙玉聽了呀然失色道如何忽作變徵之聲音韵可裂金石矣只是太過寶玉道太過便怎麼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議論時

聽得君弦蹦的一聲斷了妙玉站起來連忙就走寶玉道怎麼樣妙玉道日後自知你也不必多說竟自走了弄得寶玉滿肚疑團沒精打彩的歸至怡紅院中不表單說妙玉歸去早有道婆接着掩了庵門坐了一回把禪門日誦念了一遍吃了晚飯點上香拜了菩薩命道婆自去歇着自己的禪床靠背俱已整齊屏息垂簾跏趺坐下斷除妄想趨向真如坐到三更過後聽得屋上嗗碌碌一片瓦響妙玉恐有賊來下了禪床出到前軒但見雲影橫空月華如水那時天氣尚不很涼獨自一個憑欄站了一回忽聽房上兩個猫兒一遞一聲廝叫那妙玉忽想起日間寶玉之言不覺一陣心跳耳熱自己連忙收攝心神走進

禪房仍到禪床上坐了怎奈神不守舍一時如萬馬奔馳覺得禪床便恍惚起來身子已不在菴中便有許多王孫公子要求娶他又有些媒婆扯扯拽拽扶他上車自己不肯去一回兒又有盜賊劫他持刀執棍的逼勒只得哭喊求救早驚醒了菴中女尼道婆等衆都拿火來照看只見妙玉兩手撒開口中流沫急叫醒時只見眼睛直豎兩顴鮮紅罵道我是有菩薩保佑你們這些强徒敢要怎麽樣衆人都嚇的沒了主意都說道我們在這裡呢快醒轉來罷妙玉道我要回家去你們有什麽好人送我回去罷道婆道這裡就是你住的房子說着又叫別的女尼忙向觀音前禱告求了籤翻開籤書看時是觸犯了西南角

上的陰人就有一個說是了大觀園中西南角上本來沒有人住陰氣是有的一面弄湯弄水的在那裡忙亂那女尼原是自南邊帶來的伏侍妙玉自然比別人盡心圍着妙玉坐在禪床上妙玉回頭道你是誰女尼道是我妙玉仔細瞧了一瞧道原來是你便抱住那女尼嗚嗚咽咽的哭起來說道你是我的媽呀你不救我我不得活了那女尼一面喚醒他一面給他揉着道婆倒上茶來喝了直到天明纔睡了女尼便打發人去請大夫來看脈也有說是思慮傷脾的也有說是熱入血室的也有說是邪祟觸犯的也有說是內外感冒的終無定論後請得一個大夫來看了問曾打坐過沒有道婆說道向來打坐的大夫

道這病可是昨夜忽然來的麽道婆道是大夫道這是走魔入火的原故眾人問有礙沒有大夫道幸虧打坐不久魔還入得淺可以有救寫了降伏心火的藥吃了一劑稍稍平復些外面那些游頭浪子聽見了便造作許多謠言說這樣年紀那裡忍得住况且又是很風流的人品很乖覺的性靈以後不知飛在誰手裡便宜誰去呢過了幾日妙玉病雖略好神思未復終有些恍惚一日惜春正坐著彩屏忽然進來回道姑娘知道妙玉師父的事嗎惜春道他有什麽事彩屏道我昨日聽見邢姑娘和大奶奶那裡說呢他自從那日合姑娘下棋回去夜間忽然中了邪嘴裡亂嚷說強盜來搶他來了到如今還沒好姑娘你

說這不是奇事嗎惜春聽了默然無語因想妙玉雖然潔淨畢竟塵緣未斷可惜我生在這種人家不便出家我若出了家時那有邪魔纏擾一念不生萬緣俱寂想到這裡驀與神會若有所得便口占一偈云

大造本無方　云何是應住

既從空中來　應向空中去

占畢即命丫頭焚香自己靜坐了一回又翻開那棋譜來把孔融王積薪等所著看了幾篇內中荷葉包蟹勢黃鶯搏兎勢都不出奇三十六局殺角勢一時也難會難記獨看到八龍走馬覺得甚有意思正在那裡作想只聽見外面一個人走進院來

連開彩屏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八十七回終